

奧利諾科河 (Orinoco) 盆地和南委內瑞拉的鄰近地區以東；向西橫過北哥倫比亞的安第斯山脈及馬格達雷那河谷；安第斯山脈往下穿過哥倫比亞、厄瓜多爾、秘魯及玻利維亞；Peru 沿岸地區；散佈於北阿根廷零星地區及亞馬遜河 (Amazon) 流域的中部和西部。雖則這個地圖勾劃出該屬幾個種 (species) 的應用範圍——有謂其他種的植物在所示範圍的最南部為麻醉性噴藥 (鼻烟) 的來源——而 *Anadenanthera peregrina* 所被使用的地區仍屬特別地廣大，即使這範圍可以為人類能力所擴展，而它的蔓延仍是遠超出這種樹木所知的植物分佈。

種子和豆莢含有 bufotenine 和 N, N-dimethyltryptamine 和兩者的氧化物 (見 Holmstedt and Lindgren 1967)。在委內瑞拉有賴於極優秀的專門研究，獲知 *Anadenanthera peregrina* 植物是屬於於森林；“草原，疏林及河岸”；在英屬圭亞那 (British Guiana) 局限於草原及河岸森林；當時在巴西它局限於無樹平原狀的地區或接近馬得拉河及卜蘭科河盆地。最少在本世紀植物在亞馬遜河盆地絕無一般地區。由 *Anadenanthera peregrina* 植物的豆，通常與鹼性混合物所製成的鼻烟 (噴藥) 即搖泡 (yopo) 或諾泡 (nopo)，其現代使用的主要地區，大致包括 Colombia 東部的“無樹草原”(Ilanos) 委內瑞拉的奧利諾科 (Orinoco) 盆地及向東橫跨的南委內瑞拉的地區。是否由馬得拉及其他亞馬遜河支流所報告的某些致醉的噴藥 (鼻烟)，可歸屬於 *Anadenanthera peregrina* 植物，尚在存疑，須俟可靠之試料，始能解決，但據著者意見，極不似該種植物在這些地地供作噴藥。不幸的是，無視於指出應將其摒棄之理由的努力，*Anadenanthera* 噴藥之錯誤分佈，仍固持於文獻中。

薩佛氏 (Safford) 最先提出顯然必須以他種 *Anadenanthera* 屬植物而非 *A. peregrina* 植物來代表南美其他噴藥的來源。他將南秘魯及玻利維亞 (Bolivia) 的維爾卡 (Vilca) 或烏爾卡 (Huilca) 和北阿根廷的色比爾 (Cebil) (參閱 Allschul, 1954) 與植物 *Pipladenia macrocarpa*，現在正確的稱為 *Anadenanthera colubrina* var. *Cebil* 的種子相驗證，知道他們有相同的 4 種吲哚鹽基 (Indole bases) 這些鹽基業已由 *A. peregrina* 的莢和種子分離出來，因此具有麻醉性噴藥的功效。

Safford 對 *Vilca* 的鑑定被廣泛地接受，但

是依著者的看法證據仍然不足，在文獻和未付印的資料中顯示，維爾卡 (*Vilca*) 可能涉及其他種和 *Anadenanthera colubrina* var. *Cebil*，它可能被用於和噴藥不同的形式 (見 Allschul, 1967)。維爾卡 (*Vilca*) 作為噴藥以外的用途該藥最早的報告，它描述印加族 (Inca) 巫醫含有維爾卡汁之玉蜀黍酒 (Chicha) 導致醉倒，然後在此狀態中與魔鬼相通而預知人的未來，Cebil 早期用途的報告通常都同等的含糊不清。雖然色比爾噴藥 (*Cebil shuffs*) 的應用範圍太偏南方，超出該植物之天然分布地區，似少可能，該色比爾噴藥在馬塔科族 (Mataco) (玻利維亞人、巴拉圭人、及阿根廷人屬之) 與阿根廷的維爾卡族 (*vilela*) (阿根廷西北部之土族) 文化最時期所使用者，即源自 *Anadenanthera* 植物。

不論維爾卡 (*vilca*) 及色比爾 (*Cebil*) 藥是否能證實其應用，於現在已不存在之文化，只能從古代片斷的報告中或由古物的遺跡，經人為的推論獲知，所以所有知識均屬疑問。然而 *Anadenanthera Colubrina* var. *Cebil* 在化學上適於製成幻覺性噴藥是可以確定的。在植物學及化學的系科叢林樹林 (moraceous jungle tree) 學是叫 *Olmedioperebea Sclerophylla* 的果實所製成的 (見 Schultes 1965)，據說它被用於亞馬遜河流域 (Amazonian Brazil) 巴西的中部，但人們只知道普通葡萄牙語叫 *rape' dos indios* (即印地安噴藥) Voucher 用來確定植物來源的標本，似乏屬葉標本之採集，其果實的植化試驗似乎沒有產生任何刺激精神的物質。

亞馬遜流域的哥倫比亞 (Anazonian Colombia) 於 1954 年報告：由肉豆藥科 *Viroba* 屬植物製出一種新奇的幻覺性噴藥 (見 Schultes 1954 b)。菸草及菸草與古柯 (*Erythroxylon coca*) 粉的混合物，在那個地區被使用為噴藥 (見 Schultes, 1967 b)，但是這兩種製劑在某些部族中男人才被許可使用，只有巫醫使用帕利卡 (*parica*) 或牙奇 (*yakee*)，這是一種粉狀噴藥，由 *Viroba calophylla* 及 *V. octophylla* 屬植物的紅樹皮樹脂加上野生的 *Theobroma* 屬植物的樹皮灰所製成的。

*Viroba* 噴藥為哥倫比亞一些部族所知，特別是在印地亞 (Inirida) 瓜厄尼亞 (Guainia)，瓦派斯 (*Vaupes*) 及阿帕利利斯等盆地，那些地方的居民，趁太陽未上升以前以炙熱森林之前，刻下樹皮，由樹皮的內面滲出一種血紅色的樹脂，俟凝結後用刀子刮下，放在陶製的鍋子裏，煮幾小時直到留下濃厚的膏狀物，曬乾之後，再經細布篩過，最後加上等量的樹皮灰即成。(未完待續)

本文承魏主任指導並修正特此致謝

# 英雄與女神之歌

——何文振——

回陷在風暴眼珠深不可測的海底。

人間不會有那一個女子可以是她！  
智慧與情愛是她秋波的语言，  
母性源源流自她柔映的乳房，  
讓冰冷冷的英雄頭顱偎着摻和淚水。  
呵，是這種乳房便是長眠永居之鄉  
但沒有那一個女子可以是她  
驕傲不讓地向人頰淋漓無告如小孩  
是羞恥是羞恥多麼可恨的仇敵。  
(他的敵人是他自己。)

呵，給我一個女神伸過來一隻清涼的手。  
只要一個女神可以喃喃低語，  
只要一個女神，呵只要一個女神……

五十九年四月七日寫的

我的朋友辛萊疾，  
六百年前已經死去。  
但在昨夜黑黝黝的兩地，  
哭泣的水聲與水夜波底底哭泣  
他一身呼呼吸白衣  
依然而立於我驚顛之際。

「安得紅巾翠袖  
搵英雄淚？」  
一個零打釘孤魂野鬼，  
漂泊六百個年月，  
從失魂烈日下到深愁的蘆葦，  
只為追尋她的情影芳魂。  
讓我傾訴！  
給我撫慰！  
只要伸過來一隻多情的手臂  
摸撫着狂燒之後  
斑斑剝剝的英雄頭顱。

武士的孤獨是真正的孤獨。  
黑澤明的武士就這麼一句。  
你看啊……  
尼采熊熊烈火燒紅兩世紀，  
却燒不掉紅通通通通裏寂寞底冰碎。  
一如拿破崙與凱撒大帝  
被人瞧見躲在一角偷偷哭泣。  
用孤獨換回來驕傲  
使得強者塑像哭哭啼啼之渴之飢

